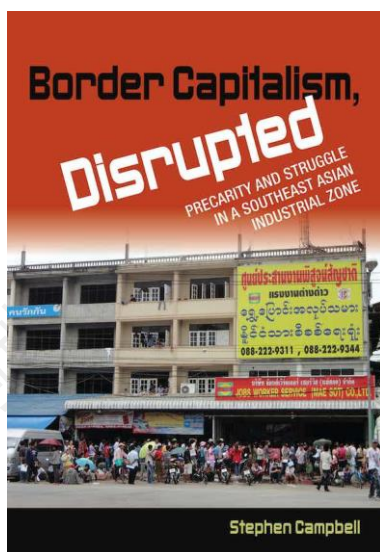


区域动态（东南亚）

【区域动态】斯蒂芬·坎贝尔《被扰动的“边境资本主义”：一个东南亚工业园中的不稳定性与抗争》，理解跨国劳动争议、移民与边境问题

编者按：泰缅边境，近期因一系列新闻广受关注。居泰方一侧的小城湄索，在两国遍布孔洞的边界线上尤为显眼。该地在华文社交媒体上的形象与失败的治理、多发的跨境治安案件绑定，堪称“恐怖”；在泰方眼里，除去种种负面新闻，该地又是推动经济复苏所仰赖¹的缅甸劳工聚居、工作之地。数十年来多方势力的互动在此地创造了一隅复合、多义的空间。这一空间对占该城人口大多数的缅甸移民而言意味着什么？南洋理工大学助理教授斯蒂芬·坎贝尔（Stephen Campbell）在《被扰动的“边境资本主义”：一个东南亚工业园中的不稳定性与抗争》（*Border Capitalism, Disrupted: Precarity and Struggle in a Southeast Asian Industrial Zone*）一书中，根据其博士在读期间在泰缅边境长期的田野调查经历，为我们条分缕析这一独特空间形成背后的政经逻辑。本书出版于 2018 年，但对 4 年后的我们理解当下缅甸国内局势、疫情下各地劳工的处境、泰国经济的复苏动力均有助益。长期关注边境、移民、跨国劳工、治理与发展议题的学界同仁或也可从这一案例中获得启发。



亚洲研究领域知名期刊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于 2019 年第四期刊载了亚洲理工学院（As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发展系教授日下部京子（Kyoko Kusakabe）关于斯蒂芬·坎贝尔所著《被扰动的“边境资本主义”：一个东南亚工业园中的不稳定性与抗争》书评文章，文章节选如下：

¹ <https://www.bangkokpost.com/business/2345008/businesses-demanding-half-a-million-more-migrant-workers>

《被扰动的“边境资本主义”》聚焦与缅甸接壤的泰国小镇湄索。1990年代后期以来，该镇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增长，吸纳了从曼谷迁出以寻找廉价劳动力的服装工厂。湄索接纳了超过20万来自缅甸的移民工人，而当地登记的泰国人只有12万。大多数移民工人在服装厂工作，工资低于法定最低标准。坎贝尔描述了外部边界（与缅甸的国际边界）和内部边界（检查移民并阻止他们前往曼谷和其他城市寻求更高工资的警察检查站）如何创造一个空间，使移民陷入不稳定的“中间”（in-between）的状态，被雇主和警察剥削。

这本书首先讲述了湄索的历史，分析了泰缅边境特殊空间如何形成（第1章）。第2章分析泰国的工业化，点明了湄索的劳工制度在全球化下的泰国经济中的位置。该章还分析了工人、政府、民间社会组织与国际组织如何试图定义和维护其在劳工治理中的角色的合法性。第3章讲述了泰国的跨境移民历史，解释了湄索如何被视为“经济大坝”（第67页），将移民限制在湄索工作而不是流向曼谷。湄索的雇主与政府勾结，阻止移民迁出。第4章分析了警察与移民之间的关系，随意逮捕行为如何在移民中造成对警察的恐惧和不信任，以及移民如何应对一贯的权力滥用。关于阶级重构的第5章和讨论灵活化（flexibilisation）下的组织的第6章是本书的关键，论述了移民如何形成他们的集体身份认同并与国家讨价还价（...此处略去书中原文...）作者探讨了作为移民的身份认同如何代替了作为工人的身份认同，加强了他们之间的团结感。民间社会组织在塑造这一身份认同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六章详细叙述了苏帕芬时装厂的一起劳动纠纷与斗争案例。由于移民不能合法地组织自己的工会，他们也不认为有什么必要遵循与雇主谈判失败后才罢工的法律程序。因为他们不是正式的工会，他们的决策是民主的。尽管与雇主的谈判没有成功，但如移民劳工所期望的那样，他们取得了一些成果。该案例表明，罢工并没有过时，仍然是增进工人权利的有效策略，尤其是对于湄索的无证移民工人而言，他们没有集体谈判的权利，但具有共同的移民身份认同。

（英文原文见 Kyoko Kusakabe (2019) Border Capitalism, Disrupted: Precarity and Struggle in a Southeast Asian Industrial Zon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49:4, 674-675, DOI: 10.1080/00472336.2018.1514064, 编

译转载已获作者授权）

美国人类学会政治与法律人类学分会会刊《政治与法律人类学评论》（*Political and Legal Anthropology Review, PoLAR*）于2019年4月发布时任普林斯顿大学人类学系助理教授安德鲁·阿兰·约翰逊（Andrew Alan Johnson）关于斯蒂芬·坎贝尔所著《被扰动的“边境资本主义”：一个东南亚工业园中的不稳定性与抗争》书评文章，文章节选如下：

……坎贝尔的民族志聚焦于在湄索发生的日常剥削和抵抗形式，以及这些形式如何以既加强又挑战资本的方式结合了合法和法外力量，非常精彩。他的民族志中十分引人注目的是劳动法制度惊人的灵活性。例如，苏帕芬纺织厂的雇主从一开始就无视泰国最低工资法。被施压时，他们会说他们提供了住宿（在泰国每个地方，住宿从来都是免费提供给劳工的），以证明这种无视是正当的。与此同时，工人无法在其他地方获得住房，移民面临当地警察的勒索和驱逐（更不用说该地区若有若无的“帮派”威胁了——虽然坎贝尔没有说到这一点，但

在泰国这样的威胁背后往往是有组织犯罪，而团伙又往往与企业主有关）。雇主阻碍移民获得法律文件的努力，让工人愈发脆弱。由此可见，剥削不仅仅是通过国家政策或大“资本”的流动而产生的，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涉及法律领域内外的行为者和行动。但相应的，工人抵抗的情况也是如此。泰国劳动法禁止工会进行特定类型的停工，而且泰国工会往往是自上而下的，缺乏对缅甸移民的同情。然而，移民工作的不稳定性使苏帕芬工人可以灵活地罢工，而无需寻求批准。

坎贝尔的工作与其他关于东南亚“抵抗”（resistance）的研究产生了共鸣。虽然控制和抵抗的用词让我们想起詹姆斯·斯科特的《逃避统治的艺术》，然而，坎贝尔的民族志似乎最接近斯科特的批评者，例如约雷弗·永桑（Hjorleifur Jonsson），他们探讨了少数群体如何既将国家视为压迫者，又将其视作一个可以忍受并与其共事的实体。

作为一名人类学家，阅读《“边境资本主义”》仍会引发一些问题。坎贝尔有时会过于草率地跳过一些看起来重要的实体——比如“在暗地里”运作的“海外缅甸协会”（第103页），它似乎让我们嗅到（部分地）为工人利益行动的有组织犯罪的成分——就像雇主与“帮派”的勾结一样——表明他们也有自己的非法团体。与此相关的是，坎贝尔声称涓索的缅甸社群几乎不会向提供恩庇的大佬（powerful patrons）寻求帮助，在东南亚大部分地区这都是难以想象的。读者会问像坎贝尔的受访对象是否将他视为这样一位有影响力的庇护者。此外，与克劳迪奥·索普兰泽蒂（Claudio Sopranzetti）的《地图的所有者》（*Owners of the Map*）等人类学著作相比，坎贝尔的研究似乎完全根植于一种特定的方式来看待他的受访对象、他们面临的问题以及有助于分析他们处境的理论术语。我想知道，除了阶级和劳动的这些广为人知的论述之外，作者忽视了什么。

促使我们反思源自西方的经济学模型的研究永远不会嫌多，而坎贝尔流利的缅语、严谨的民族志、以及他对塑造人们生活——以及我们的经济——的成文和不成文规则的关注，都值得称许。《“边境资本主义”》研究充分、论述详实，是研究边境、不稳定性、经济特区和抵抗运动的学者的宝贵资源。

（英文原文见 <https://polarjournal.org/2019/04/10/book-review-border-capitalism-disrupted/>，编译转载已

获作者授权）

Tea Circle 于 2018 年 7 月发布考特尼·维特金德（Courtney Wittekind）评论斯蒂芬·坎贝尔所著《被扰动的“边境资本主义”：一个东南亚工业园中的不稳定性与抗争》的文章。*Tea Circle* 是关注缅甸议题的学界同仁共享知识和信息的重要平台。作者当时系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生。书评全文编译如下：

斯蒂芬·坎贝尔关于泰缅边境涓索（Mae Sot）工业区的出色著作兼顾了详细的民族志与对关键议题的反思——“灵活化（flexibilization）”、“不稳定劳工（precarious labor）”以及“工人阶级斗争（working-class struggle）”——这些议题是理解泰西北劳工制度（labor regime）转型的核心。不过，正如坎贝尔的分析在全书中清晰展现的那样，涓索不仅仅是全球范围内越来越普遍的“灵活”雇佣和生产制度的一个案例；它也有着自身独特的矛盾和悖

论。这也正是全书有意引导读者关注之处。比如说，为什么竭尽全力寻求合法就业途径的移民会被认定非法？又比如坎贝尔详细介绍的一个组织案例中，表面上应当致力保护移民劳工的政府机构及其非政府合作伙伴，却支持签署了一份日薪低于泰国法定最低工资的合同，这又是为何？

诸如此类的悖论在书中随处可见，推动着案例研究的展开，也解释了为什么他强调边界作为一种统治技术（*technology of rule*）——移民劳工在湄索，其脆弱处境在抽象意义上与一系列管制实践的空间化相关。具体而言，坎贝尔认为湄索之所以成为“边境资本主义的试验场”（第7页），是由其处于两条边界附近的位置所决定的。一条边界是在地理和政治意义上划分泰国和缅甸的边界，另一条是围绕湄索的内部边界。后者限制了移民的前程。他认为，这两条边界解释了为什么移民的工资、工作条件和流动机会始终不尽如人意。被困在工业区的移民实际上被固化为一群低薪劳工。其人数众多，但难以（团结起来）应对雇主和当局的压迫。

这一机制是坎贝尔“边境资本主义”理论的核心，也是本书开篇的聚焦之处。引言和第一章《生产边界》（*Producing the Border*）深入介绍了驱使移民越过边界进入湄索的缅甸经济转型，以及湄索的相关法律和政治制度。本章对于在湄索关注难民和移民的组织工作人员来说应为必读。在某种意义上，它为其他人所描述的、近期难民及移民的涌入过程提供了一段史前史。第二章《资本主义复苏》（*Capitalist Recuperation*）也是理解湄索现状的基础读物。就泰国出口导向型工业发展与其间不时出现的劳工事件这两个主题，本章提供了同样丰富的历史叙述。此处的关键是坎贝尔提出的“劳工事件增多与政府遏制骚乱的努力之间的辩证关系”（第38页）。他认为，这种动态造成了反复的摆动：一头是政府强力压制有组织劳工的时期，另一头是劳工大量动员、政府相对妥协的时期。

前两章强调了泰缅边境是一种组织机制（第一章主要关注缅甸人移民的原因，第二章主要关注泰国的情况），对这一地理-政治边界的关注却时常显得有限，即其重要性是被预设的，而未被谨慎检验。坎贝尔描述的斗争将返回缅甸视为许多可能的结果之一——“返回”既是负面的，如驱逐出境的威胁，也可以是正面的，如拒绝苛刻的工厂条件而“返乡”的工人（例如第六章的中心人物哥腊/Ko Latt）。然而，这些曾经（也可能在未来）在缅泰之间的往返并没有得到详细的记叙。工人们对于来湄索之前生活的记忆，或对今后回到缅甸生活的憧憬，基本未有着笔。类似地，他们在难民营、缅甸的乡村和泰国的工厂之间做出的抉择也没有被详述（尽管坎贝尔略有提及）。在这一点上，虽然坎贝尔明确表示要对边界进行空间分析，但该书最终还是将民族国家的边界描绘成了一个若隐若现的幽灵，而非一个具象的实体，一个移民的空间实践所倚赖的实体。

然而，当谈到湄索与泰国中部的边界时，坎贝尔提供了富有启发的民族志案例研究，展示了作为移民在湄索生活意味着什么。正是这部分讨论（第三章《流动性斗争》*Mobility Struggles*）使本书大放异彩。在讲述湄索移民工人应对泰国不断变化的劳工政策的努力时，坎贝尔带领读者出入泰国“人力（*manpower*）”公司的办公室，往返于地区检查站，穿梭在安全屋、移民办公室和拘留室之间。在这里，他详细描述了当局“针对缅甸移民流动的持续斗争”带来的后果（第81页）——移民须在时时的拘留威胁下等待，并为改善自身处境采取行动。后者——移民利用走私客、贿赂、工作调动文件和种类繁多的登记与合法化形式——在坎贝尔所称移民“扰动性力量”的叙述中特别重要。在他看来，这些行动是有力的，因为

它们不仅是对现存法规的被动回应，还积极地生产相关法规，“催化了湄索当地监管体系（regulatory geography）的转变（第71页）”。

尽管坎贝尔没有明确其分析聚焦于此，第三重边界——在“工作场所”和“工厂墙外的世界”（第13页）之间的边界——在余下章节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在第四章《强制执行》（*Coercive Policing*）中，坎贝尔基于“不稳定的劳工”相关文献提出，不能孤立地分析生产中的脆弱因素——比如低薪、不安全的工作条件、不可靠的合同等等。相反，必须将它们与“移民在工作场所之外面临的权力关系”（第85页）联系起来考虑，因为正是这些权力关系——移民面临的勒索、强制执行和歧视——使他们变成了被剥削的工人。第四章提供了丰富的民族志记叙和严谨复杂的理论，通过揭示湄索街头的权力滥用、这种滥用的系统化以及其与当地工厂内类似做法之间的关系，扩展了已有关于不稳定性的论述。这一扩展正是相关论述亟需的。

不过，本书后半部分的优点——强调在工作场所对工人与在边境地带对移民进行的合法剥削相辅相成——在某些方面则是弱点，易使人忽略移民和工人承受不稳定性时的承受力并不相同。特别是性别，在书中很少被视为影响面对泰国警察不同经历的重要因素，即便坎贝尔自己的访谈对象已指出女性如果被迫住在工厂宿舍外可能面临特殊的危险（第144页）。有几页介绍了劳动力组织中可见的性别政治（第151页），坎贝尔指出在女性劳动力占80%的行业中，男性的作用大得不成比例。但这一工作场所内的性别化经历在书中没有工厂外的对照物，在工作场所以外，性别并未被当作一个因子获得类似的处理，这似乎与坎贝尔所说的目标背道而驰，即打破工厂“内”、“外”的剥削之间的区隔。

类似地，更全面地描述湄索移民社区内部的阶层差别可能会进一步充实坎贝尔对边界动态的宝贵分析，尤其是他自己的民族志案例已经指向“移民”和“工人”类别中的明显阶序。例如，在“移民”中，我们听到那些拥有更多财富的人可以获得截然不同的就业机会，进而获得更高的流动性。强制执行的影响也存在着一个光谱，敲诈勒索在某些群体身上最为集中发生。比如，人脉广泛、会讲泰语的移民似乎更能够吸取教训，或躲避罚款和监禁（正如第四章中梅的干预所表明的），而最贫穷、最脆弱的移民——老年人、体弱多病者和拾荒者——则不会受到警察的滥权勒索，也许这是因为他们拿不出什么。在“工人”中似乎也有例外，如生产线监工和翻译，他们的定位模糊——他们比其他人薪酬更高，福利更多（坎贝尔承认这一点）。书中也提到了付得起房租的工人与无法承担住房费用的工人（或特别关心安全的群体，比如女性）之间的紧张关系。虽然只有几个例子，但“移民”和“工人”群体之间的这些显著差异使得在第四章结尾处对社会阶级的分析——发现了一种出现在移民群体中，在共同的对抗倾向中被一致表达的“阶级习性”（*class habitus*）——看来并不充分，而只论述了在移民和警察的二元的互动。

关于阶级分裂和重构，以及组织和冲突的叙述——见第五章《阶级重构》（*Class Recomposition*）和第六章《弹性化的组织》（*Organizing under Flexibilization*）——确实为更细致地处理不同类型工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提供了机会。在这两章中，坎贝尔承认，管理层在试图加强控制时抓住的正是“工人”内部的裂隙。计件制的例子——根据生产的件数向工人支付报酬——证明了他的论点。尽管计件工资可能会激发工人之间的竞争，但它也自相矛盾地促进了工人团结，让工人“基于共同的不满在斗争中联合起来”（第113页）。也就是说，灵活生产体制下工作场所内工人的分化有着相反的两种作用，既促进分裂，又推动重构，这种“双向运动”是第五章的重点。通过关注这种“双向运动”，坎贝尔提出泰国工人阶级中

出现了新的团结形式——在这些新形式面前不必狭隘地聚焦于工会联合。然而，在强调对管理层来说很清晰的正式划分（例如工资差异）时，与在工厂墙外更显著的身份相关的差距——那些与性别、种族和宗教相关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仍未被论及。或许坎贝尔书中描述的过程让这些差异不复存在，但若要论证这一主张，并非坎贝尔的研究范畴所及——倘若如此，这或可成为本书的一项可结出硕果的后续研究。

本书终章详述了2012-2013年湄索苏帕芬（Supafine）时装工厂的工人组织。作者在第六章中同时呈现了在处理劳工不满情绪时，向非破坏性、通过官僚机制解决的历史转向，以展现工厂劳工日益增加的不稳定性，以及他们扭转这一趋势的努力。此处最有启发性的或许是对前面提及的一个悖论的进一步反思：在湄索（“边境资本主义”以及无数组织、非政府组织共存之地），这些实体的存在往往无法改变不稳定状态。相反，来自地方组织以及泰国官方劳动保护办公室的行动者在此类斗争中扮演了多重角色，工人的努力有时会得到他们的支持，但又往往被雇主、官员和非政府组织等挪用（appropriated）。这些斗争是如何进行的，以及它们产生的“不稳定政治”，在此终章中得到阐明。

斯蒂芬·坎贝尔的《被扰动的“边境资本主义”》颇具洞见地将湄索描述为一个空间，在这里新的监管“边界”正在生成，其生成过程生产了一种独特的、为全球资本主义建立起的秩序安排。书名引入了他精心论证的观点：两条边界的产生使得现在“合法”地取用（appropriation）和剥削受困移民成为可能。这一论点不仅受在工作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work）领域研究劳工或工作的研究者关心。他对“边境资本主义”的理论化也对更传统的边境和边疆研究形成了有效的挑战，因为对于坎贝尔来说，边境区域（及其包含的各类关系）总是在斗争中产生，总是通过斗争产生。作为对劳工实践（空间和其他方面）的应对措施，边境资本主义形态及其背后助力的法律被认为是被动的，是为应对可能发生的骚乱而建立或重建的。在这一点上，坎贝尔提出了也许是他最有价值的论断，将移民工人重塑为自立的政治行动者，这些行动者在官方机构和体制内外积极创造一种新的“不稳定政治”。对于我们在坎贝尔的书中看到的那些人来说，一个本可能完全不同与今的，事关人员流动、合法登记、警察执法和工人薪资的日常斗争光谱可能会提供变革潜力——这种潜力一直被关于“不稳定性”以及正式工人组织和工会等概括叙述所忽视。

（英文原文见 <https://teacircleoxford.com/book-review/border-capitalism-disrupted-precarity-and-struggle-in-a-southeast-asian-industrial-zone-by-stephen-campbell-cornell-university-press-2018-206-pages/>，编译转载已

获作者授权）

（本栏目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观点与立场）

策划：王令齐

编译：陈俊彦

统筹审校：东南亚组